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25
3 June 1975

CHINESE

第一八二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六月三日星期二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谢赫利先生	(伊拉克)
<u>理事国</u>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庄焰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圭亚那	威利斯先生
意大利	卡瓦格利埃里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毛里塔尼亚	乌尔德·西迪·艾哈迈德先生
瑞典	里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奥约诺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马莱塞拉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六月四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主席：按照安理会第一八二三次和一八二四次会议的决定，我现在邀请布隆迪、达荷美、加纳、印度、利比里亚、尼日利亚、罗马尼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南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席旁边专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以便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在他们想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布隆迪代表米卡纳古先生，达荷美代表阿吉巴德先生、加纳代表博登先生、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利比里亚代表丹尼斯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奥格布先生、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先生、塞内加尔代表吉戈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布莱登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得里奇先生和赞比亚代表姆旺加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专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按照第一八二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另一个决定，我现在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班达先生（赞比亚）和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另外还收到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代表

的一封信，要求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暂行议事规则的规定参加讨论安全理事会当前审议的问题。按照惯例，我提议，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邀请上述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席位有限，我只好很遗憾地请上述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的座位就座，在他想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胡迈丹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安理会面前的问题。

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是达荷美常驻联合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向安理会发言。

阿吉巴德先生（达荷美）：一九七五年六月，正当我们这个重要机构再度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的时候，达荷美实在高兴看到伊拉克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因为你担任理事会主席当然感到高兴，我们向你热烈祝贺。对于第三世界，特别是对于非洲，你的外交才能，你对于正义与公正的深切信念，加上贵国所作的进步性抉择，都使安全理事会当前问题的处理上保证不会损害我们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首先要充分满足整个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愿望，纳米比亚人民是一个不可分裂的整体。我们坚信你会全力以赴，来保证安全理事会在这件事情上的工作将会达成符合情势需要的适当、有效和坚强的决定。

主席先生，达荷美代表团热诚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准许我们参与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这个重要问题的的工作并准许我们提出达荷美革命军事政府的意见。

到现在几乎已有二十年，联合国一直在审议着纳米比亚问题及其有关问题——

也就是比勒陀利亚一小撮白种人在纳米比亚领土非法扶植一个卑劣、种族隔离主义法西斯反动政权的问题。一九六六年联合国大会决定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并把该领土的行政权委托给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自从那年以来，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一直千方百计设法使比勒陀利亚那伙篡据权力的狂徒听从道理。

关于这个争端——要不是比勒陀利亚激进分子悍然不守信用就决不会有什么争端——大会为了给本组织今后针对南非罪恶势力所可能采取的行动提供法律基础，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务交由国际法院处理，因为该法院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所作出的咨询意见只有一个意义：就是南非有义务立即让该领土获得自由，并把它关于这件事务的责任移交给暂时为了照顾纳米比亚人民利益而成立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在寻找由于南非继续坚持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而引起的冲突的可能解决办法的时候，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安全理事会托付给联合国秘书长的关于同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当局进行对话的任务，以期保证纳米比亚会归还给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最近作了一次最后努力。这可以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通过的第366(1974)号决议里看出来。根据当时大家表示的意见，这个决议是对那些拒绝相信制裁比勒陀利亚集团的行动即将付诸实施的人们提供一个同意本组织所希望的纳米比亚问题解决办法的最后机会。

因此，很清楚，如果开倒车的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真正想要表示诚意，他们已经有过不止一次的机会了。不幸，所有这些寻求解决办法的努力所遭遇到的和仍然遭遇到的：南非断然拒绝遵守本组织无数的有关决定。南非无意去了解国际社会的关切，无意补救自己以往的拙劣表现，反而坚持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盲目地向本组织进行另外一次挑战，这可以从五月二十五日南非给秘书长的信和沃尔斯特五月二十日的声明中看得出来。

在这里再度强调一下如下一个事实也许会有益处的，那就是各种可能解决办法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南非是本组织某些有影响力的会员国的盟国并获得它们无条件的支持，所以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蔑视我们的决定。

我们未能达成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办法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联合国各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受到了特别是本理事会内处于特权地位的某些理事国转移视线的伎俩的蒙蔽和怀柔。

达荷美相信沃尔斯特集团对第 366(1974)号决议的答复是不负责任的，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足以表现南非的有恃无恐。

西南非民组的代表，我们的兄弟萨姆·努乔马已经详细地叙述了南非当局在纳米比亚演出的假面剧，这种假面剧之能够演出，在于纳米比亚境内存在着盲目的镇压，残酷的恫吓，和对民族主义者合法愿望的压制。这里用不着重提关于这个已为理事会熟知的问题的记录，一来因为理事会讨论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二来因为这个记录篇幅浩瀚。达荷美只想说：南非的答复再度向国际社会肯定它绝对无意改变它那已经受到全世界谴责的残酷不人道的政策。南非对第 366(1974)号决议的答复暴露了沃尔斯特集团的真正意向和愚蠢。我们希望那些保护这种罪恶势力的人们会从这个答复中吸取适当的道德教训——那就是：没有人能够同时为沃尔斯特及其集团辩护而不参与这个危害人类的大阴谋，或者有意地成为不断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势力的一部分，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种族隔离政策的支持者必须为他们的不责任承担后果。

自从国际法院作出了咨询意见以来，至少就非洲人来说，南非占据纳米比亚的问题实际上再也不应存在，并且确实不是可以磋商的。南非必须立即终止对该领土的占领，并将之归还联合国。

因此，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南非应不应该离开纳米比亚的问题。理事会面前的问题是采用何种方法和手段来使南非放弃根本不属于它的一个实体，一个在该领土利益尚未交给纳米比亚人民自己以前国际大家庭决定代为管理的实体。理事会的决定应该力求清楚明了；应该避免任何含糊的地方。沃尔斯特集团应该了解，现在早已不是进行阴谋诡计、制定不人道的种族歧视政策、专断性法律、镇压和输出种族隔离政策的时候了。理事会的决定必须是强有力的；它的意向必须在于促使南非彻底了解：纳米比亚不是、也不可能是南非共和国。纳米比亚是一个整体，不容以任何方式加以分裂以便满足白种少数人或隐或现的私利。简言之，理事会决定的意向应该是向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提供它所需要的协助，使它能够在纳米比亚，并在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土著人民之前有效地执行它所受托的行政任务。

我们去年曾说过，今天也想重提一下，既然已经没有什么可能合理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既然沃尔斯特一帮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么剩下来的唯一选择就是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支持者加以压制，并通过适当的强制行动逼迫他们不再嘲弄我们这个组织。为了要达成这个目标，理事会首先应该对南非实施严格的经济和武器禁运。理事会同时必须对南非采取严厉的制裁，直到它象国际大家庭所期望的那样尊重各项有关纳米比亚的决议时为止。

会谈的时机早就消逝了，现在也不是宣告意向的时候。现在是采取行动，具体的行动，也就是按照本组织有关决议导致纳米比亚问题进展的行动的时候了。这种行动所需的基本范畴早已存在；没有必要另起新的炉灶来进一步和南非接触。反对这种看法就是一种惊人健忘和拒绝从以往经验吸取任何教益的表现，从而表示想要分散理事会的注意力，不让它去管纳米比亚这个分内的问题。

达荷美代表团拒绝受人的哄骗。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所提出来的各项提案如果得不到安理会某些利益受到影响的理事国的赞助，就会形同具文，毫无功效。

我们在作出这些提案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南非共和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强国。我们也没有忘记，在当前的货币危机之中，南非共和国向理事会的某些理事国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宝贵金属：黄金。我们也没有忘记，由于石油美元的缺乏，有些人会毫不犹豫地替最大的黄金供应国辩护。

这就是我们要向那些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保护沃尔斯特一帮疯狂分子的人们呼吁的理由：我们想要知道，它们是不是再敢向本组织的声望和信誉——特别是它的主要机构，即安全理事会的声望——给予致命的打击。如果他们真的非这样做不行的话，那就要请他们记住，世界舆论正在注视着纽约，正在焦急地等候着理事会讨论的结果。大家不会忘记，他们使用否决权并不能被认为代表着国际大家庭的意见，那只是他们自己政策的表现而已。

如果某些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而使安全理事会失去一个可能对纳米比亚问题采取某些具体政治行动的大好机会，那是一件十分令人遗憾并对本组织极其有害的事。毫无疑问，保护比勒陀利亚帮徒的那些人，为了替自己的立场辩护，一定会从沃尔斯特就第366(1974)号决议所提复文中找出一些正面的意思来，并硬说那个复文事实上构成对安全理事会各次呼吁的一个良好反映。

面对这种转移视线的战术，令人很快就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安全理事会同意倾听沃尔斯特向整个世界叫嚣，说它认为本组织无权过问纳米比亚的事，到底是否妥当合适呢？这种肆无忌惮的挑衅可以一直不加惩处吗？

我们也有权问一下：本组织是否承认西南非民组是代表纳米比亚人民真正愿望的唯一解放运动。如果理事会的某些理事国基于一些政治和法律诡辩而赞同沃尔斯特对西南非民组的立场，那么我们也应该问问他们是不是真正相信支持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的那些人真正代表南非白种少数人中大多数的愿望。

现在已经是安全理事会担负起它的职责来的时候了，就好象沃尔斯特通过继续

抗拒本组织，嘲弄本组织，藐视本组织各项决议，并辩驳联合国对于纳米比亚的权力承担起他自以为是的职责那样。这种情势绝对不能长此以往地继续下去。理事会绝不能再以折衷办法为满足了，因为这对于一个法西斯政权是不会有any效用的，我说法西斯政权，因为以它的种族隔离哲学为例，可以证明它的纳粹背景是不容置疑的。

安全理事会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必须采取我前面说过的严厉的禁运措施。理事会不能这样做，后果就会十分严重，因为如果理事会不能履行其职责，那么非洲就别无选择，只有采取暴力行动。安全理事会如不采取行动，那么非洲人民为了捍卫西南非民组的正义事业，就不得不向该解放运动提供它所需要的道义、物质和后勤支持以随时随地打击敌人，解放纳米比亚领土。换句话说，如果理事会再一次被甜言蜜语所欺骗而不履行其分内的职责，那么纳米比亚人民迟早会在联合国内或在联合国外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它的解决方式将和柬埔寨和越南问题或很多其他地区即将达成的解决方式相同，其后果无疑会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

主席先生，如果非洲必须走得这样极端的话，那么你所主持的理事会也就不得不要承担责任，因为理事会甘愿让种族隔离政策的种族主义政府及其保护人的种种麻醉伎俩所影响。但是我们希望非洲用不着采取上述行动，因为任何以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都会造成无辜人民的死亡。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深信你将会竭尽全力，不使本组织历史中可悲的这一页添上贵国的名字，因为如果理事会决定对整个非洲的呼吁置之不理，那是注定要发生的。理事会必须承担它分内的责任，给予沃尔斯特集团以应有的待遇。

在目前的情况下，非洲不可能淡然处之。非洲将要负起它的责任，也许到了那时候，某些人的良心会听从理智和正义的呼声。

主席：多谢达荷美代表对我国和我个人说的客气话。

发言者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罗马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我现在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说罗马尼亚代表团非常高兴见到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让我对您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也要谢谢你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理事，能让我参加关于纳米比亚局势的辩论。

这是对于国际法和正义具有极大重要性的问题，因为，归根结底，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让我借此机会向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努乔马先生表示亲切和友好的祝贺。同时我要表示罗马尼亚代表团很高兴见到他参加这次辩论。我们认为，他的参与安理会的工作，是对纳米比亚的自由和独立事业的一个有价值的贡献，并进一步使大家承认一个事实，即人民的命运如没有他们合法代表的直接参与，就不能解决。

安理会目前的辩论实际上是联合国长期持续努力的一个部分，但我们必须承认如果不是给与了比勒陀利亚政权如此宽大的容忍，纳米比亚问题早已应该解决了。联合国在这方面的活动中，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通过了我们大家熟知的第366(1974)号决议，这个决议除了其他规定外，要求：

“南非郑重宣告愿意遵守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和决定”。

（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

也要求南非：

“……采取必要步骤……实行撤退它维持在纳米比亚的非法行政机构，并在联合国协助下将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同上）

安理会在同一决议中表示严重关切：

“南非破坏纳米比亚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行径”，

并要求：

“南非……”

“……”

“释放所有纳米比亚政治犯〔和其他囚犯〕”，等。（同上）

在今日辩论开始之前，本组织、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它是在纳米比亚独立以前受联合国合法委托管理该领土的机构——和包括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在内的

许多国家最近曾从事密集的政治和外交活动。在这方面，我也应强调非洲统一组织的努力及其一九七五年四月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特别部长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

如同非洲各国代表团在此所强调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复文不符合本组织各会员国的希望。面对着比勒陀利亚政权对于纳米比亚人民要求独立的神圣权利的顽固反对的态度和对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以及国际大家庭所作各项要求的蔑视，显然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对南非采取坚定和具体的措施，使它立即和无条件地从该领土撤除它的非法统治。

罗马尼亚对于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这个立场就曾于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本会议厅加以说明。作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一位成员，我国代表团认为该理事会的立场，已由赞比亚代表亦即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鲁比亚·班达先生阁下在我们辩论开始时作了雄辩详细的阐明。

根据纳米比亚理事会拥有的情报和西南非民组代表的发言，看起来南非不但明目张胆地违背把权力和平转移给纳米比亚的普遍意愿，并且还继续加强它在纳米比亚的非法残暴统治。南非对纳米比亚爱国人士的有系统压制措施有了加强，对西南非民组的成员和领导人的逮捕也在继续。南非也继续采取旨在将纳米比亚分裂成各个班图斯坦的行动，以图破坏纳米比亚民族的团结和领土的完整，从而蔑视了联合国各项决定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意愿。

比勒陀利亚政府给秘书长的复文中事实上拒绝了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和第4段的规定，从而无视联合国根据其责任所制定的政治和宪法纲领。

南非甚至无意隐藏它的意图；它正在力图使用其他方法特别是南非当局所颁布的“法律和秩序”范畴内的“制宪会议”来永久延续它对领土的统治。这就是为什么西南非民组拒绝在比勒陀利亚政权占领部队监督下安排选举的立场完全合理的理由。

我们也认为，西南非民组主张纳米比亚的任何选举必须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在领土独立之前联合国是唯一合法受权治理它的机关。

罗马尼亚充分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使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来赢得其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决定。我们坚决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试图欺骗世界公众舆论的手法以掩盖其破坏纳米比亚人民的民族团结和纳米比亚领土完整的真正目的。

罗马尼亚政府，忠于它对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及其民族解放运动的原则的立场，支持西南非民组建立一个自由、统一和独立的纳米比亚的努力。我们根据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和西南非民组主席萨马·努乔马在布加勒斯特一九七三年八月举行会谈之后发表的“联合公报”，正给予纳米比亚不断的政治、外交和物质的支援。

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必须对纳米比亚的独立事业作出更强有力和更有效的贡献，并必须尽到它对该领土的重要职责。在我们看来，联合国根据其宪章的规定，应该采取下列行动：第一、采取坚定的措施以保证纳米比亚领土的完整和该国作为单一国家的独立，并坚持尊重纳米比亚人民对其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的神圣权利；第二，采取坚决和具体的措施迫使南非立即从纳米比亚撤出它的军队、警察和整个非法行政当局；第三，加强安全理事会在执行它自己的各项决议所起的作用，加强这些决定，并扩大安全理事会应该给予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援助，以便使它充分执行大会授权给它的任务。

作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一个成员，罗马尼亚代表团支持该理事会主席和西南非民组主席在这次辩论过程中作出的各项提议。我们也赞成可能有助于完全实施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各项决议的所有其他措施，从而允许纳米比亚人民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民族愿望来行使他们自决和独立的神圣权利。这样本组织就可以对今日世界上一项最重要和急迫工作的完成作出贡献，也就是说一劳永逸地消除殖民地政权的最后残余痕迹，消除新旧殖民主义这方面的一切形式的统治和压迫。

最后，我要说，我们最强烈的愿望是能够尽早欢迎纳米比亚国家成为本组织的一个正式会员国。我们要表示希望纳米比亚人民将能享受他们自己的工作与国际合作的成果，也希望它将能对解决国际大家庭所面临的问题作出它们自己的贡献。

主席：我谢谢罗马尼亚代表的祝贺。现在我请南斯拉夫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彼得里奇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我要向你致贺，你以一个友好和不结盟国家伊拉克代表身分担任安理会六月份主席的时候，正是本机关处理一个最重要的国际问题的一个月。我也要强调，当友好和不结盟国家圭亚那担任主席的时候开始对安理会这个议程项目的审议是多么地合适。

我国是在为肃清非洲大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一切表现和最后残余而进行解放斗争的非洲人民的忠实友邦和坚定的同盟，它的代表团正参加审议这个极为紧急的问题。我们也要表示坚定的信念，安全理事会在阁下能干的领导下，将完全尽责地审查我们所面临的局势，并采取适当的措施。

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再度在这里开会以处理南非在纳米比亚所推行的反动侵略政策。自从一九六六年以来，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已经开了这么多次的会议，并通过了这么多的决定，所以当纳米比亚人民和非洲人民要求采取坚决有效行动的时候重提这些决定几乎令人感到窘迫。

南非对这一切置若罔闻，不曾表示解决这问题的任何准备，继续它的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阻止领土的人民实现他们自主、自由、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利。尽管如此，国际大家庭和安全理事会已经证明作出了最大的忍耐和善意，力图促使南非容许这个问题的和平解决，但未能如愿。如今谁都非常明白，面对南非的顽抗，我们一味继续开会和从头重复同样的呼吁必然因而阻碍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并严重损害整个联合国和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声望，以及它们作为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重要工具的有效性。

在最近的一次尝试，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第366(1974)号决议再度敦促南非承担义务，遵守联合国和国际法院各项决议和决定，承认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和统一，采取必要步骤，实行撤退它维持在纳米比亚的非法行政机构，并在联合国的监督和协助下将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但是，正当葡萄牙前殖

民地人民的历史性胜利以及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日益壮大的武装斗争根本地改变了整个南部非洲局势和众所周知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顽抗不会有任何前途的这个时候，安全理事会给予南非又一次机会，再确定一次采取朝向执行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定的必要步骤的限期，并不仅仅在于重复过去的呼吁而已。

我们全都知道，正当各方强烈要求应用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加施强制性武器禁运和强制性制裁的情况下，有关第366(1974)号决议之可能达成协议和获得一致赞成是基于如下的一项了解的，即：如果南非还要拒绝这次机会，则下一个决议将不仅仅在于重复第366(1974)号决议。

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级会议关于纳米比亚的宣言和决议表明它准备给予南非另一次机会，以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并使领土的人民能实现其自主、领土完整、自由和独立的权利。但它也强调，如果这次失败，则使用一切手段的斗争将继续下去。

今天我们从南非又得到甚么样的答复呢？沃斯特总理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日的信和穆勒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信都继续拒绝承认联合国管理纳米比亚的权利；他们不承认西南非民组是一个解放运动和领土人民的合法代表；他们把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只看作是可能选择之一，并拒绝结束南非的非法占领和从纳米比亚撤出。同时，他们主张让他们挑选出来的、为占领行政当局服务的傀儡和内奸以领土代表的身份参加与秘书长和非洲统一组织特别委员会的接触和谈判。每一个所谓新的暗示，全都立即被南非重复的、甚至日益恶化的、完全不能接受的立场所摧毁，而这种立场提出时通常伴同着习见的和蓄意的傲慢态度，这次也是如此。

对于一个不承认联合国在纳米比亚享有合法的和再三被肯定的管辖权的政府，安全理事会能采取甚么样的态度呢？秘书长又怎样能和一个不承认联合国各项决定的政府发生接触呢？非洲统一组织又怎样能和一个不承认西南非民组的政府接触呢？一般地说，和一个把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看作一种可选择的途径并主张它对领土的侵略和非法占领代表着居民的愿望的政权，又有什么主题可以谈判呢？情况非常清楚，南非不曾改变它那众所周知的反动和不能接受的政策，事实上，它想在旧条件

下为了班图斯坦化的目的进行谈判，也就是为了使它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合法化和永久化。日前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在索尔兹伯里干出的恐怖大屠杀，最好地说明了我们所面临的是什么，而在南罗得西亚，南非仍驻扎着它的军队。

我们认为南非对安全理事会的所谓答复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是以充分的责任感这样说的，因为南斯拉夫代表团作为二十四国委员会、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以及一九七二和一九七三年安全理事会的理事——这些机关都致力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但迄未成功——多年来一直积极注意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和不结盟的欧洲国家，南斯拉夫深信和平与国际安全是分不开的。无视南部非洲或任何其他地方的局势，就不可能同时存在着少数几个国家之间的缓和与和平或仅仅存在于某些地区的和平。由于它的反动种族主义政策，南非制造了一个危险的冲突温床和一个可能危及整个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危机地区。为了这个理由，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应该采取紧急措施以根除这个冲突的温床并强迫南非终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实际上，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第366(1974)号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中承担了这个义务。当我们说起和要求这一点的时候，心目中特别想到安全理事会内同其他理事国一致投票赞成第366(1974)号决议的各常任理事国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怀疑安全理事会会找到任何一个认为南非的答复是满意的理事国。我们也真诚希望安理会各理事国鼓着通过第366(1974)号决议时所表现的一致精神，坚持不懈采取具体措施来对付公然违反宪章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一切决定的南非。我们特别呼吁那些以往为了某种完全不能接受的理由给予南非政权种种支持使它能够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国家从此以后永远放弃这种政策。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构成我们现时代的最大错误与羞耻，现在应该是对它们的最后残余据点给予决定性打击的时候了。我们希望如今每个人都认识到现存的局势不能维持得很长久，南非的侵略反动政策很快就要破产，就好象每次侵略迟早都要注定彻底失败的，最近的历史已经有过众多的证明。

南斯拉夫的人民和政府，遵循其尽人皆知的政策，将一如以往继续向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合法代表——西南非民组——为其争取实现自决、自由和独立的不容剥夺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提供充分政治、道义和物质援助。我们的传统政策是支持一切反帝、反殖和对一切其他形式外国统治的斗争，我们提供这种援助就是本着这个政策的精神。

关于我们目前面对的问题，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以宪章第七章为基础采取适当的措施，最低限度采取强制性措施，完全禁止将武器售予南非。在军事领域内对南非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合作措施或援助，都将加强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因此，不用说，必须终止与南非的一切形式的军事合作和连系——无论是在供应武器、促进南非自己的武器生产和设施等方面。

现在请让我提一提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宣言，除了其他结论外，它总结说：

“……协调局要求南非白种少数人暴虐政权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和决定。它重申它断然拒绝把罪恶昭彰的‘班图斯坦’移植到纳米比亚的政策。它要求最严格尊重纳米比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保证继续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其解放运动西南非民组领导下的合法斗争。协调局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履行其责任，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措施在内，以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定。”

最后，我要再度强调，南非已经拒绝了每一项有关这个问题的建设性倡议，它也违犯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决定和决议以及一切有关的原则。因此，我们完全有责任要求安全理事会就这个问题采取最强硬的行动。

主席：多谢南斯拉夫代表对我国的美言。

庄先生（中国）：近年来，非洲国家和人民在非洲统一组织关于“根除非洲大陆上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的伟大号召下，高举团结战斗的旗帜，在反对帝国主

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当前，非洲形势越来越好，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人民，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已经赢得了民族独立的权利；葡萄牙在非洲长达五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已经土崩瓦解，仍处于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统治下的津巴布韦、纳米比亚、阿扎尼亚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也正在日益深入发展。非洲大好形势使得仍在负隅顽抗的南非和南罗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感到十分惶恐，它们目前已陷入空前孤立的处境。但是，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一样，南非和南罗的种族主义分子也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们还在进行垂死挣扎。目前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它们为了维持它们的反动统治，正在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的支持、怂恿下，处心积虑地玩弄和推行反革命两面手法。它们一面加紧武装镇压，一面进行政治欺骗，大肆鼓吹所谓“和解”，妄图借以分化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分化非洲国家的战斗团结，破坏南部非洲人民的武装斗争，以挽救其复灭的命运。

沃斯特在“和解”和“对话”的烟幕下所搞的政治欺骗的一个铁证，就是沃斯特在今年五月二十日就纳米比亚问题发表的一项声明。这个声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呢？它对南非在纳米比亚推行的殖民政策究竟是不是有丝毫的改变呢？

沃斯特在声明中宣称：“联合国无权对南非在纳米比亚的治理进行任何监督。”谁都知道，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是完全非法的，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有关决议曾一再谴责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确认联合国是纳米比亚的管理当局，并责成南非当局立即撤出纳米比亚。现在沃斯特竟然声称“联合国无权”过问南非纳米比亚的非法霸占，这岂不是对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有关决议的蔑视，同时也是对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公然挑战吗？沃斯特还无耻地说什么：“我们并没有占领这块领地（指纳米比亚），我们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这块领地上的各族人民要我们在那里。”沃斯特在这里重弹早已破产了的殖民主义强盗逻辑的滥调。事实上，自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开始非法霸占纳米比亚之日始，纳米比亚人民就没有停止过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按照纳米比亚人民的意志，南非当局早就应该滚出纳米比亚。南非当局所谓的“居民代表”，正是它为推行其

在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所培植的一小撮傀儡。沃斯特妄想给这一小撮傀儡挂上“居民代表”的招牌强加于纳米比亚人民的头上，这种卑劣的手法当然是全体纳米比亚人民和非洲人民所断然不能接受的。说穿了，真正希望南非种族主义继续非法霸占纳米比亚的，正是南非当局以及在南非和南部非洲其他地区拥有巨大经济利益，并且不断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予这批种族主义分子以巨大支持的帝国主义势力。倒是南非外长直截了当地供认说：“南非将继续留在纳米比亚并管理该领地”，这就一语道破了南非当局企图顽固地赖在纳米比亚不走的真实用心。

沃斯特还说什么：未来的政治和宪政的前途，要根据当地人民的意愿行事，纳米比亚的未来要由那里的“居民集团”和用复数形容的“人民”来进行选择，而可供选择的途径也是很多的等等。明眼人一看就懂，这些话的真实含义，就是说明南非当局要继续把纳米比亚人民分割成所谓的不同的“居民集团”，通过所谓“宪政讨论”的花招，分而治之，加紧推行“班图斯坦”的反动政策。

另一方面，沃斯特和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在刮起一阵所谓“和解”之风的烟幕的同时，不但没有放松，反而加紧了血腥武装镇压的一手。今年四月，出动军警镇压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支持者，打死打伤多人，逮捕了几百名爱国人士，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的不是别人，而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加紧扩军备战，强化军事镇压机器，把一九七四年已经相当庞大的国防预算又追加了百分之五十，达到了十四亿美元左右的不是别人，而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断发出狂妄叫嚣，说什么南非拥有一支“非洲大陆水平最高的军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从白人手中夺走政治权力”，“白人将继续统治”等等的不是别人，也正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南非军警不但至今还赖在津巴布韦不走，而且正是在它们的支持下，南罗史密斯当局竟然在六月一日在索尔兹伯里再一次制造对津巴布韦非洲民族主义者进行大规模屠杀的惨案。这些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沃斯特、史密斯之流刮起的所谓“和解”“对话”这阵阴风的背后，隐藏的正是进一步加紧对南部非洲人民进行武装镇压的阴谋吗？但是伟大的非洲人民毕竟是有觉悟的人民。他们从长期斗争的实践中体会到：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本性是决不会改变的。有着光荣反帝传统的非

洲国家和人民，一定能够识破敌人玩弄的种种手法，一定能够用革命的两手去对付敌人的反革命两手，加强团结，坚持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挫败敌人的一切阴谋，赢得整个非洲所有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正如西南非人民组织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声明中所指出的：“面对着南非政权的挑衅，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开展武装斗争，把我们的国家从气焰嚣张的外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非洲统一组织五月二十二日也发表声明，号召纳米比亚人民继续斗争，直至取得完全的独立。这就是纳米比亚人民和非洲人民对沃斯特狂妄声明的有力的回答！中国代表团表示坚持支持。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支持纳米比亚和其他南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是同一条战线的战友，今后我们仍将继续加强团结，共同战斗，为赢得整个非洲大陆的独立和解放而斗争到底！

斯卡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让我继同事们之后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向你保证美国代表团的充分合作。我也要向圭亚那的同事致贺，他在五月份担任安理会的主席时作出了卓越的表现。

去年十二月，美国支持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我们投了“赞成票”，因为我们相信决议的案文虽然在某些方面不尽妥善，但适当地反映了我们的看法，那就是南非应作出迅速和决定性的行动，以结束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而且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向南非政府正确地提出了它的观点和建议，并敦促它立即沿着指出的路线行动。

在过去的六个月中，纳米比亚的局势有了一些进展，但还是不够。不过，明显的是，不管我们对朝向真正自决的步伐多么失望，但目前阶段我们必须小心行动以免使正义和自由的前景不仅没有改进反而更趋恶化。

关于这点，我们听到有人要求禁运武器的呼声。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记录足使美国人民引以自豪。十二年来美国政府自愿地拒绝允许向南非运送美国武器和军事设备。美国政府这样做，完全按原则行事。我们这样做也出于信念，而不是

因为国际论坛要求我们这样做。 如果其他国家愿意的话，它们可以参加我们这样一个自愿政策，我们诚挚地邀请它们如此做。

安全理事会正在考虑它对纳米比亚前途所能采取的建设性步骤，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有四个基本问题：南非方面是否承担一条让纳米比亚全体人民自决并尊重他们权利的路线；一旦南非接受了这个原则，实现自决的各个步骤的时机问题；在决定领土的前途时，是否听取了所有纳米比亚人民的意见，不分肤色、政治从属或社会出身；最后联合国在纳米比亚全体人民自决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南非外交部长穆勒五月二十七日给瓦尔德海姆秘书长的信中公布了南非政府对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 南非外交部长在该信中重述了南非政府所持的许多立场。

我国代表团相信，我们应该探讨南非关于恢复与联合国秘书长代表对话并与非洲各国领袖、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以及非洲统一组织特别委员会进行讨论的提议。 我们充分了解过去这种对话的困难，我们也注意到南非这次提议的一些限制性的条件。 不过，我们认为重要的是作出新的努力，以决定现在事实上是否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开始真正的讨论。

我们也注意到，五月二十七日的信在讨论领土的前途时说，所有可能选择都是开放着的，包括“作为一个国家独立”在内。 我们也注意到该信重申南非承认领土的国际地位，并声称尽快召开制宪会议也是南非政府的意愿。

穆勒先生的话略为超越了一九七三年四月他向秘书长作出的保证。 这可能反映南非对于纳米比亚局势具有较为实际的评价。 其中仍有含糊之处，南非应对其内容加以澄清。 我们想更明确地知道计划中的制宪会议将在何时和以何种方式举行，究竟让哪些人参加。

我们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安理会的辩论中曾毫不含糊地要求南非提出它对纳米比亚前途规划的明确细节。 为了保证纳米比亚前途的和平现实解决，采取这些明白的积极行动是必要的。

穆勒外长最近的发言可能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希望，即：南非将要允许纳米比亚行使真正公平的自决权。 南非现在必须把一般性的意向声明演变成具体的实施行

动。南非难道对于国际大家庭想要确定纳米比亚个别地位的各个步骤和实现这些步骤的时间表还存有任何怀疑以致把它们说得含糊其辞呢？

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四月在达累斯萨拉姆的会议上审查了纳米比亚的局势，并就纳米比亚通过了旨在克服南非固执态度的综合宣言。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包括美国在内，也曾积极地试图鼓励南非就纳米比亚问题向前作出决定性的迈进，让纳米比亚人民自由表达他们对于领土政治前途和体制结构的意见。

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对于纳米比亚及其前途负有独特和深重的责任。南非现在给了我们一些理由可以期望它将承认国际大家庭对纳米比亚的关心，虽然它仍不接受联合国参与纳米比亚的自决过程。我们再一次向南非宣布，我们深思熟虑的意见是，如果联合国在自决过程中没有发挥作用，国际大家庭就不能客观地评断进程，从而不能相信纳米比亚人民将能对其前途作出民主的选择。

美国这方面仍然保持着下列观点：应该在短时期内给予纳米比亚全体人民一个机会，让他们在联合国监督下自由表达他们对于领土的政治前途和体制结构的意见；应该允许所有纳米比亚政治团体宣传它们的政纲，并在自决过程中不受干预地参与和平的政治活动；领土不应按照种族隔离政策而被分裂；纳米比亚的前途应由其居民自由表达的选择而决定。

当我们继续追求这些目标时，美国对于纳米比亚将坚持其现行政策。我们将继续不鼓励美国在纳米比亚的投资并拒绝对纳米比亚贸易提供出口银行保证和其他便利。我们将继续对美国根据一九六六年以后南非政府以纳米比亚未来合法政府索偿权作为抵押而取得的权利所进行的投资，不提供美国政府的保护。这种政策反映了我们深切的信念，即南非应该在最近的将来终止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本理事会的职责在于促成和平和公正的解决。我们同意的目标是纳米比亚人民行使他们的自决权。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审议机关，我们有责任鼓励所有有关各方探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以发动合乎时宜的自决过程。

根据纳米比亚局势的事实，我们很难确定现在存在着宪章意义中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被某些国家认为是威胁来源的一方，已同意了国际大家庭所希望

的某些目标，并愿就达成这些目标的方法交换意见。这显然并不意味着马上就发生和战系于一线的危机局面。因此，我们认为，运用专门为了应付对和平的威胁才使用的强制性制裁，是不适当的。我们相信，理事会在其他非洲国家的合作之下，应该坚持要求南非具体履行它的诺言，对于它还未表明立场的问题提出坚决的保证，并从速朝向建立南部非洲新的自由环境迈进。

主席： 谢谢美国代表对我的美意。

今天下午会议的发言者名单上的发言者都发过言了。到现在为止，明天发言的名单上已有四位代表登记。按照惯例，大家已经同意我们的下一次会议将于明日下午三时举行。在宣布散会以前，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预定安理会将于星期四举行两次会议，听取所有想参加辩论的代表的发言。所以我要请所有还未在发言者名单上登记的赶快登记。而且，我希望安理会将能于星期五结束当前的讨论，并就审议中的问题作出决定。

下午五时二十五分散会